

临水照花

程薰眉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女

作

家

私

语

人

临水照花

程黛眉 著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代号:ZH126900

责任编辑 周 宏

装帧设计 蒋 艳

心箭丛书

临水照花

程黛眉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4 字数 178 千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613-1877-4/I·186

定 价:18.50 元

开户行: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账号:216-144610-44-81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发行科
联系、调换。

电话:(029)5251046 5233753

代序



生平最扯拌的女人只有三个，现在都已不在人世。

这最后走的一个，就是不久前辞世的张爱玲。

这样的三个女人，我把她们归了类，尽管，是落了俗了，若她们在世，定是不会通过的。她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彼此大异的，当然是不能够类比的。

这三个女人中，林黛玉是梦里活的，萧红是在地上，而那个张爱玲，应当是天上的人物了。

夏日的午后坐在房中，拉下百叶窗，便似有了些许凉意，那也许只是感觉上的凉，其实已是大暑的天了，外面的温度已超了36度，蝉的鸣声就像一把霍霍的小尖刀，一下一下地划在玻璃上，发出难奈和刺耳的噪音。

倒上一杯冰水握在手上，凉意袭到了心的最低处，就像张爱玲那冷冷的话语，在烦热中，冰一冰人们的头脑，热度会不会下来，当是你的懂与不懂了。

她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这慈悲之怀，又有几人能懂？

有人说张爱玲是国民世界的临水照花人，这真是奇特的准。“临水照花”，该是一种特殊女人的特别姿态——孤傲、敏感、卓尔不群，但是却逃不开心灵之篱栅。这样的女人大都会用文字来跳舞，舞跳得过于高明，便没有了舞伴来陪，只落得人在高处，灵魂总是寂寞。

寂寞的灵魂临水而立，上面飘浮的，是自己相依相缠的影子。

说林黛玉和萧红是“临水照花人”，实在是自己的私心，虽然面子上她们三个是不相及的，但是底子里，却有着致命的相通。

临水照花，照出的当是花的魂。

“娴静时如姣花照水”的林黛玉，该是花魂的转世了。所以当她们独自站在花阴下哭泣时，花魂也默默为之而伴，在世态炎凉中苦苦挣扎出“冷月葬花魂”的惊世骇俗，但是也耗尽了转瞬即逝的孤零一生，那个超凡脱俗的魂灵，早已被清冷的月光消溶，化作



一缕孤烟，飞到天尽头。

浅水湾畔临立着萧红的墓地，许多年了，萧红目睹着浅水湾的浪漫，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当年连雷声都会随时波动灵魂的萧红，曾经谴责自己“灵魂太细微的人同时也一定渺小，所以我并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宽宏的！……”其实她不是不知道：灵魂有时，真的是很小很小，因为它太逼真，就让人不敢相信。

因了那份真，才会如此地苛求。

帕斯捷尔纳克说：心灵之所以伟大，就因为做小事情。

以心灵为生的女人，是孤寂的，孤寂的灵魂需要一个依托，那是文字。这三个女人笔下的文字，就是那一汪汪的水，笔尖在上面跳，跳出来的，哪里是什么花魂？分明是花妖了，让人可望而不可及。

自诩凡俗的张爱玲已彻底化为花的魂魄，惟有她那些文字，临水而立，照着那花的影，遗世而独立。

临水照花，是要有本钱的。如果没有过人的自信和骄傲，那花是没有勇气去临水的。因为水也会晕人，站不稳，就会掉下去，水照出的，即是花的鬼魂。那么这魂灵，亦是会丢的。



最喜欢的一部电影，《云那边》，其中有这样一个片断，总难忘记——

一位意大利女人在巴黎邂逅一位纽约男子，她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在墨西哥，一个高人要迁往山上，请几个工人帮他搬运行李，工人走着走着突然停下不走了，高人大怒，但是工人们仍坚持等一会儿再走，果然，他们过了一会儿又继续前进了，高人不解，于是领头的工人告诉他：我们走得太快，以致把灵魂走丢了。

然后这个女人说：我们劳碌奔波，以致失去了灵魂，应该停下来等一等。

男人问：等什么？

女人说：等我们以为无用的芝麻绿豆。

.....

代为序。

程薰眉

1998年盛夏于北京



目 录



代序 /1

物质女人 /1

穿过深深的黑 /8

阳光里的手 /16

浪人的家园 /22

日子难捱 /28

那时我们正年轻 /34

十一月，哈尔滨雪后情结 /41

如期而归 /49

自新大陆 /54

无时无刻 /59

关于男人 /64

快乐年代 /69

遥远的东北的传说 /101

红莓花儿开 父母那一代 /107

另一种母爱 /112

女人的旗帜 /115

天国的芬芳 /122

你的样子 /128

古典理想 /134

缘于何方 /137

目

录



- 水中澳门 /142
有时候生命中会有一些感动 /145
真实生活 /149
片断——雪泥鸿爪 /166
女人水性梅花 /188
士为谁死 女为谁容 /192
原装与包装 /197
行走的女人 /202
女人与足球 /208
女人的时尚 /224
伤心的头发 /228
首饰里的婚姻 /235
等一个人回家 /238
古今难题 /241
街头情吻 /244
男人不败 /247
白了少年头 /250
乌云压城 /253
我与贝肯鲍尔擦肩而过 /256
温柔之夜的男人话题 /259
不经意的灿烂 /262
城市游荡 /265
我们为什么而活 /269
纯洁的代价 /274

物质女人



我在夜晚的高楼上，窗外夜凉如水，周围楼房的窗子一扇接一扇地熄了灯火，好像没有谁家还有人在醒着。楼下花园的小石径上残存着昏色的路灯，有几只干枯的枝条荡来荡去，有些像女人零乱的头发，光影之中路灯也如卸了妆的女人的白脸——夜已深了，女人倦了。

坐在高高的窗台上，黑夜之中我格外地灿烂。我总是这样，白天的时候一副睡不醒的懒相，一到夜里，我的睡眠老鼠见了猫一样早就溜得无影无踪，而我就像一个打夜工的洗衣妇，叮叮当当把那些落了尘的玻璃器皿用水洗净，然后用布巾擦得光可鉴人，摆放好后我细细地品味它们，白炽灯下这些玻璃都像女人的鬼脸，射出幽幽的蓝光，反弹到皮肤上，皮肤好像罩了一层玻璃，鬼脸在里面跳舞。

夜晚给了我一个凄美和妖娆的肌肤，我刚刚洗过澡，并且用国际著名的品牌 CHANEL 润肤品涂抹了全身，它特有的味道让我快乐无比。我很少细细体会

1

物

质

女

人

这种纯物质的得意，但是一旦捕捉到我就会像一条精良的猎犬嗅觉高度灵敏并且紧紧跟随不放——这有些像女人追逐爱情，或曰女人感觉爱情。女人喜欢把爱情搞得惊天动地，哗哗啦啦地像过大年，年过去了，只剩下残余的爆竹声，似有似无地在远处炸那么一下子，人的心便也跟着跳那么一下子，好像多年以前偶遇的一个故知。再以后，就是波澜无惊，夜色无声无痕地划在皮肤上，那种摩摩娑娑的声音，实际上是没有声音的，你只看到了皮肤的光滑，却不知道皮肤下面的血液是凉还是热。

现在那种味道还在房间里无孔不入地慢慢弥散，据说“NO. 5”号是 CHANEL 根据她俄国情人的体香设计的，而我用的这东西恰恰也是这个“NO. 5”，现在这个味道真真实实，又让人捉摸不定。我对传说的虚伪性产生了认同，我不知道这是 CHANEL 的幻觉还是后人的杜撰？我的意思是，男人的身体绝不会产生这样夸张的香气。

但是我仍然闻到了一股遥远的沙俄时代舞会上狂欢的汗涔涔的气味——

舞会散了，人们回家去了，女人脱去了繁缛的夜礼服，和浓浓的面妆，洗过了身体和头发，倒一杯酒，坐在窗前。

这时候的女人是放松的，也是真实的，或许说，是纯物质的。

这个夜晚我沉浸在物质的欲望里面不能自拔，我像一出戏里的女主角，陷入一种深层的表演状态。我熄了所有的灯，在烛台里放上蜡烛，点燃。烛台是透



明的玻璃制作的，那种很性感的紫罗兰色，很有女人味。我把它放在窗台上，然后我也坐在窗台上，这个窗户画框一般镶嵌在夜幕里。谁家的窗子这时候打开，定会看到这个画框，和里面的女主角，女主角赤足上猩红的指甲玫瑰花瓣一样盛开着。



夜晚对于物质生活的迷恋使我怀疑我白天的一切思想，白天我看书，工作，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天性的多疑使我总与那些敏感的生存问题纠缠不休，有时会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不人不鬼；而夜晚，夜晚让我沉醉于一种纯感官的情态之中，我在其中流连忘返乐此不疲。

我不知我是哪一类。大多数人认为我是精神的，但也有极少极少的人在很特别的场合说我极其地物质，甚至到了不讲理的地步。

在我的精神尚未真正来到我的躯体的时候，我想我的物质属性是天然的，并且是无可挑剔的。

我常常在内心的经验里生活，这时的我好像是在逛马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我向往物质生活的同时却又害怕它，我喜欢漂亮的衣物却不敢上街去买，我的衣服以前大多是我姐姐买，她出国以后就是我妹妹的事情，有一次在送我上班的路上T突然说我真担心你以后什么都不会做成了一个木头人。我知道他的意思，因为我拒绝学开车，我几乎不出门，上下班都要人接送。我爱在马路上闲逛却常常迷路，记得有一次在哈尔滨我带我的两个同事去我家，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回家的那条路，最后是同事帮我打听回到家……我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好像一个外地人，因此只有在

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在自己的马路上横冲直撞充满了安全感。

也许只有夜晚才能使我的本来面目毕露无遗，白日的我是另外一个物体。

夜晚我精神焕发，思维敏捷，吸着房间里特有的气息，光着脚在房间里窜来窜去。这时我的身体里发出一阵阵叽叽喳喳的嘻笑声，我像一个先知先觉的幽灵在游荡。

我听到楼下那家的时钟当地敲了一下，是午夜的钟声了。我好像就在等这一声钟响，几乎每天夜里，我都要听到这钟声，它像我的一个老朋友，每夜每夜，总是如约而来，不差一分一秒。这一声响，也让我产生时空分裂的短暂的隔离感。楼下的小石径上，冷冷的夜在上面闲庭信步。

如果这时有一个人走在这条小石径上，我会迫不及待地冲下楼与他一前一后地走，我在想。

——我们走着 / 在白昼与黑夜之间。

这是谁的诗么？不记得了。

白天的时候，我读弗吉尼亚·伍尔芙，这位被男性作家影射为“WOLF”（狼）的英国女作家认为这个世界是男人创造的，作为女人，无须对这个世界的混乱负责。

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更为直截——女人生来是享受生活的。男人挣钱建设一个家，家里面有房子，房子里有家具，有锅碗瓢盆，当然有女人，而且还有镜子，镜子映着女人的脸和色彩斑斓的衣物，女人和衣物都那么妖冶和美艳……



咳，多么好的生活。

“壁炉的火光摇晃着满室闪动，而电灯光则垂照在某个起居室的隐秘处，照在它的安乐椅、它的报纸、它的瓷器、它的镶嵌精美的桌子以及一个女人的形体上——这女人正精确地斟量所用茶叶的准确匙数……”



这种细致精心的描写，来自于女人天生的对于物质的检验，不难看出物质与女人的相通之处，伍尔芙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似乎不该在我们一般的理解范围之内。但是女人骨子里，有女人自己都不解的奥妙；女人一旦还原，好像一只白玻璃器皿，哗地碎得不可收拾。

也不是不能收拾，我们收拾起这些碎片倒到楼下的垃圾道里，听到那些玻璃碰撞着垃圾道的墙壁发出欢快的声音，我发现我们的思想正同这碎片一起，汇入垃圾的汪洋大海之中。

这不仅仅是指女人的思想，当所有经过沉淀的思想都不过是在重复的时候，被倒掉的垃圾就有了可爱之处，我们的物质生活弥足珍贵起来。

在这样的夜晚阅读与写作对于我没有任何吸引力。我与所有的家庭主妇一样，在这庸常的夜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东摸一下西碰一下，或者就赖在窗台上不肯下来。

我喜欢这样地过生活，女人就是这样地过生活的，这看似奢侈的生活，内里其实是极端朴素的。

我看到窗外两幢楼之间有午夜街车穿过，车的灯

光在这暗夜里分外刺眼，像一把锐利的刀子在切割黑夜和白昼。我想这束光也一定照到了我的窗子——这夜幕中的一个画框，一个女人，坐在窗台上，女人的面容映在玻璃窗上。

在黎明和黑夜之间，
有一座挣扎、光亮、渴望的深渊；
映在夜晚的旧镜子里的面孔，
不是原来那一张。
转瞬即逝的今天是微弱的、永恒的；
你别期待另一个天堂和另一个地狱。

6

博尔赫斯的诗很容易让我图解我此时的样子，烛光闪烁中，我的面孔在劣质的玻璃上扭曲、变形，让我陌生和恐惧，我不能认出这个女人是谁，为什么停留在这里？她到底存在不存在？她是物质的人还是个幽灵？

我在这玄色的夜晚与微弱的白昼之间产生一种简单的渴望：我很想开窗子，闻闻这夜的味道，但是我怕我的恐高症和强迫症会使我做出无法抑制的可怖的事情，这一点也不夸张。如果明天，人们在地上看到一个女人的身体放在那里，这物质的身体给人一种感官的刺激，但是更多的人们，会叽叽喳喳地议论这个女人的亡灵是升了天堂还是下了地狱。

钟声再敲的时候，我听到睡房里窸窣的响动，里面的人在轻轻地唤我。我在黑暗中举着烛台，小心地用手护着烛光，就像护着我此时的生活，向他走去。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这个夜晚，我们是那么地需要
着彼此。



●

7

●

物

质

女

人

穿过深深的黑

8

从医院逃出来的时候，用手抹了一下额，汗涔涔的手心在昏意盎然的路灯下晶晶一闪，像一种隐蔽的快乐，偷偷的没有人可以分享的那种。

T小心地驾着车，浑身紧张着，一眨不眨的眼，还有不敢放松的手臂，顾不上看我一眼。我也慌张至极，双手死死地抓着把手，更加不敢看他，似乎仅仅一眼就会看出一场始料不及的车祸来。

这使我很容易联想起 T 第一次带我走进黑夜的十几年前。

这天夜里，T 再一次带我走进这个城市的夜。这是他第一次驾车，弄得大家都很惊惧。车子尚未走出多远，我已疲惫不堪。

